

有人在愛情面前高傲，
有人却低聲下氣，
而只有真情永不受條件限制……

浩 浪

情

求

在逸華接到信的當兒，還以為是父親開她玩笑，繼而是錯愕、傷心與憤怒。像足了一樁「買賣」——人性靈魂的買賣，而自己是這買賣裡的賤價犧牲品。想父親行醫一輩子只抱著犧牲自己嘉惠別人而不會與人買賣過，這頭一次買賣竟這樣一敗塗地，血本無歸。

呵，呵，一直有著被公開標售公開出賣的感覺。

一顆少女純情的心就這樣火燙燙的滾著；晶瑩的淚珠滾到了眼眶邊，卻想咬住嘴唇不讓它流下來；還是流了下來，沿著臉頰一道一道，燙燙的。想到這四年來，只為了尋找那一分夢中最真摯的愛情，而拒絕了多少多情男子的恣意追求，延誤了這四年青春，少女的夢想，啊，而今……想到這心裡真紊亂到了極點！

在這五彩繽紛，才子佳人薈萃，很跟得上潮流的大學裡，也算得上系裡名花，會有多少自命風流的才子拜倒裙下，却終難一獲青睞，就只為了那一分執著；而今竟落得被安排下的買賣式婚姻。怎能不悲傷，怎能不怨怒，在同學間將成為笑柄，更有什麼臉去見好友芬螢，想在宿舍裡，每晚眠前兩人上舖下舖間的豪語，無不珍視誠摯的戀愛，願為真情而死！如今，多麼荒唐，多麼可笑，這萬丈柔情將賤價葬掉。

芬螢已因她的執著而尋得少女最綺麗的夢；而自己的執著？呵呵……作弄人的命運，竟落得如此下場！

一下課，也顧不得整理行裝馬上跳上了四時五十分的下火車趕回家。

還沒送出去的貨物就有權利保留。

一路上，仍無法偃息起伏的情緒，六月雖已西斜的陽光却刺痛著眼也刺痛著心，快速的火車趕不上飛奔的思潮，想到自己就像——包裝一半待送的貨品，更何況是買一送二，買小送大的廉價大拍賣，就傷心的想落淚，以前總以為是父親開玩笑：

逸華呀，下學期就選組了吧，父親希望妳能考個醫科，也好繼承衣鉢，否則啊，只得替妳找個醫生女婿囉！

一考，上了這一北部生物系，也懶得重考。如今就要畢業，誰知父親竟實現起她早已遺忘的諾言！

哈，一百萬，外加一間醫院，贖了女兒又折糧，恨！恨！恨父親的頑固，恨自己自小太聽話。

「爸，不要！」一回家猛衝上樓劈頭一句，賭氣又撒嬌，希望父親打消主意。

「爸，真要把女兒賣掉啊！」

「哦——看妳，不是賣掉，可是乘龍快婿哦！」父親有著得意的喜悅，蒼蒼的臉上也有了久日淒楚後的笑容。

「還不是，貼本的買賣，皇帝老爺也不嫁，又不是嫁不出去，給人笑死的。」

逸華不說不氣：「何況，這小鎮上流言的傳播，快勝浣婦洗衣的動作。」

「唉，對方家貧，父親也只是想幫他。今年由於颱風，又遭蟲害，農稼欠收，他守寡的母親要賣掉祖留的菓園作他的學費，可是園裡的祖塋必須遷去，家族却反對，他母親正左右為難。」

看女兒不語，父親遊說般又說：

「對方人品好，不會為錢的，又可繼承父親事業。」

「幫助歸幫助，婚姻非兒戲，又不是買賣，沒愛情的婚姻我不要！」逸華幾乎用喊的說出。

「婚後愛情的培養，比婚前來的 重要。妳明天相了親再說吧，他家就在鎮內鄉下。」父親固執又安慰的話，臉上却有飾不去的哀傷。

逸華回到房裡，洩了氣的躺在床上，腦子卻漲得滿滿的，一股怨瀆自憐上了心頭，不自覺又想起了過世的母親：

記得小時候總喜歡跟母親去逛街，熱鬧的小鎮還保存著很古樸的風貌，雖稱不上繁華却時常有市集，各種流動小販，古老小手藝——麵人、糖人、折紙、耍把戲……，遇到拜拜節日更是熱鬧，各種吃食各種祀品擺得滿街都是；到處演著村戲，尤其是廟前；小時候就這樣跟著媽到處玩到處逛，母親喜歡看歌仔戲，那時的戲都按史實正宗的演，自己也很喜歡看，這些戲中的角色就如鉛般慢慢的沉，沉到心底，在夢中、回憶裡，隱隱約約、反反覆覆的出現，在生活中化成了既守舊又固執的感情。

在戲的最傷心處她哭了，很多婦女也哭了。

她們最傷心的泣了，軟弱的感情，回家後仍是，賤罵下人，欺負貧窮，盛氣凌人，把一切勢利眼加在子女的感情上，呵，哭泣只是個人一時感情的渲洩。

自己呢？一股隱隱的憂哀哀的怨，隨著戲的變幻而起伏，把自己整個感情都融入了；上回為了表妹的戀愛挺身與姨父一場爭辯，却寧挨父親一頓罵。



細細膩膩，那「王寶釧苦等寒窯十八年」一直波濤到現在，揮也揮不去。一直很同情這個角色，而自己現在為什麼不是這一個角色？

母親若還在一定不會讓自己受這種委屈。

想到這裡，眼淚竟忍不住簌簌地流下來。

情緒理了又亂；披了件衣服信步走向通往鄉間的小徑。

六月初稻穗初長成，還青青嫩嫩的，農人辛勤的噴灑著農藥。忽然發覺鄉間寂靜的有點沈悶，空中飛鳥，田中跳蛙竟是那麼稀少，與兒時生動活潑的鄉間景像真是相差太多了。

也許這環境已被污染的污穢不堪了；在城市，空氣、水質、噪音，無一樣不被慢慢的污染著；在鄉下農藥病蟲也愈演愈熾的侵害著人類。

記得在以前，香蕉不必噴灑農藥，也長的香甜可愛，年年大豐收；而現在，若不噴灑農藥，一種蕉農所稱的象鼻蟲可在一個月內蝕毀滿園蕉樹。人類對環境作戰，已註定最後要失敗。而如今人心這最後的方寸戰場，難道也不能保其聖潔麼！我的情感是我靈魂的依託，我怎能出賣它呢？

其實也不是不明白父親的苦心，對方要不是人品選好，父親是斷不會這麼作的。何況父親年歲已大，免不了會懷有歲月遲暮的落寞，而一個人意志的延續正意義著自己生命的延續，當然急著找一個事業的繼承人。

可是，買賣式的婚姻怎會幸福？孝順與愛情為何又那麼難以抉擇？

一股酸楚上了心頭，眼淚又忍不住簌簌地流下了來。

記得從十二歲喪母，自己就堅強的不輕易掉眼淚，而今……，這眼淚隱藏了對父親哀憐的感情和對自己的委屈。

苦惱像蛇緊緊的纏繞著，思緒成沈重的雲，那感情綿綿密密厚厚實實地在心頭。

忽然，她怔住了？！

會是他？！文雄。

父親說是鄉下醫科學生，真的會是他？一個印象中樸實的可愛的男孩子。

一種遙遠甜蜜却又模模糊糊的影像，常黏黏膩膩縈繞不去。小時候，每年寒暑假總喜歡到鄉下外婆家住一段日子。也許就只愛著蓋在那小溪旁的房子，夜眠時聽一夜潮聲洶洶，似枕江上，如臥波裡，悵呀悵，悵出了無數奇怪又甜蜜的夢。濃密的榕樹就覆在屋子頂上，起風的夜晚，會把屋頂磨的沙沙作響，一種神秘的感覺充滿了心裡，會害怕的閉眼胡思到半夜。

穿的再樸素，仍掩飾不掉一身白細的肌膚，一大群黝黑黑的孩童，鼻涕上所發出好奇的眼光，常使她成為嬉戲的旁觀者。

「蟬鳴長夏，溪流清泉，魚戲涓流，荷顛清風」常使她想奔去而擁有它，加入嬉戲自然的行列，可是，她常是孤獨的旁觀者。

然而，在那一群被母親選給了自然的孩子裡，却有一個高高俊秀的男孩子，對她特別友善，每次只他會邀她一起玩，雖然她總因害羞而拒絕，可是心裡是多麼的感激啊！慢慢的，跟他漸漸的熟了，他們會一起去抓蟬，到河裡去撈魚，一段拭不去的璀璨歲月。

有時，他會邀我到他們家菓園，我就會痛痛快快的吃個飽，又毫不客氣的帶一



大袋回家。每次外婆看到就會取笑我說：拿了人家的東西，會給人家娶作媳婦的喇！而我却總會說：好啊，那我可以天天吃水菓了。

流失的歲月，却一點一滴鐫上了心頭。

在我最後一次到鄉下那一年夏天，我們似乎處的特別愉快，整個夏天就在歡笑中渡過，替往後頻添多少回憶。

他媽媽也很喜歡我，每次玩累了，就會弄點心；有時我也管她叫媽媽。

這年，他家母牛新添了一隻小牛，很是逗人喜歡，撒嬌又善解人意。

一次，跟他到野地去放牛，也帶了風箏，風箏在天上翱翔，人在原野上奔跑。

玩累了，坐在草地上休息，看那牛慢條斯理的吃著草，多麼悠閒，天上白雲輕輕的飄著，這時一隻白鷺，從天上悠悠飛到水牛背上，一隻腳站著，忽然，如鶴向著天上叫了一聲，好淒涼好孤獨。

他指著鷺鷥向我說：

記得有一句詩——高鳴長向月，善舞不迎人。我媽常向我說，要好好唸書，要有男孩子的骨氣，不要隨便求人家，將來好替死去的父親爭一口氣。我要學那一隻白鷺鷥一樣。

當時，我雖然不太懂，可是我覺得我很尊敬他——童話中最勇敢的王子。

以後再也沒到鄉下去，因為外祖母去逝，我也到城市唸初中，跟江文雄再也沒有聯絡。幾年後依稀聽說他考上了醫學院。

人心的改變，竟如秋染紅楓葉那麼快速。變了，他真變的太快了，骨氣呢？就只爲了錢？你可知你要娶的是小時最敬佩你的玩伴？

你這隻該死的白鷺，沾辱了醫者那一身潔白。

我決定明天去相親，我要勇敢的面對著他，不讓他貪婪得逞。嫁與不嫁是我的意志，誰也勉強不了我。相親安排在逸華家裡，以晚餐招待。

雖說心早有準備要應付這件事，一天來卻仍掩不住悸動緊張的情緒。

到底是第一次相親，何況對方又是自小一直印象很好的男孩子。

要化粧嗎？該雍容華貴的相見，或是………？

想到自己就要像貨品般擺上櫥窗供人觀賞，惱怒就湧上了心頭，這千年溫潤的古玉豈可任人觀賞。

可是，他不會得逞的，我要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展露我最美的姿態，但他永別想得到。

逸華特意打扮了一番，本就佼好的她，這時更風姿綽約，儀態萬千。

時間向五點逼近，腳步却走得更慢了。

一分一秒，滴滴答答，千愁萬緒。意識著將發生的整個過程，又有一股莫名的心緒，似乎將發生一件不可知的事。

電鈴響了，進來一對母子。

她以凌厲的眼神迎上他的眼光，他却閃避了。

哼！心虛了嗎？逸華有開始就得勝的喜悅。



可是，料想不到的，他看起來竟還這樣的樸實，一點也沒有浮誇的味道。人真難料想吧，在一張美麗紋皮之下，竟包藏著殘忍貪婪的獸心。

逸華隨著父親也起身笑臉相迎，心裡却像演戲般默背著下一句台詞。

文雄母親臉上有著鄉村農婦久經風吹日曬的黝黑與皺紋，一雙溫柔的眼神却給人相當仁慈的感覺，在她的笑容裡知道她懷有一點不安。這是一種乞討，爲了兒子幸福的乞討，但會幸福嗎？她有時也不免懷疑，但兒子是喜歡她的。

想到家裡的境況使她不敢繼續想下去。

由於各人各懷有心事，聊不起熱烈的話題，只得提早開飯了。

飯桌上，文雄一直低著頭慢慢吃飯，只禮貌性的應對了幾句，每次接觸到逸華的眼光，慌的急忙低下頭去。

逸華佔盡了優勢，一直以逼人又嘲弄的眼光瞪視他。

飯後，逸華父親叫她帶文雄到花園走走。

逸華一口氣愉快的答應了，她知道主戲將要上演。

來到花園。

今晚月特別明亮皎潔，似乎也對這齣戲有興趣。

偶而吹過的清風，惹起了陣陣的花香。

經過一陣很長的沈默，逸華先開口了：

「你還認得我嗎？」

「我，我當然認得」聲音嚶嚶的。

逸華抬起了頭却接觸到他一片柔情的眼光，心頭一陣迷惘，馬上用理智把自己逼回了正常。

「認得！那你？」逸華由於生氣而呼吸急促：「哼！你還忘了你小時所說的話嗎？」

「沒有，我沒有忘記。」文雄好像也急了，像要表達什麼，而表達不出來。

「沒有忘記，那是說人最容易變囉？爲了利益就可屈服於環境。」逸華接著又說道：「別以爲你讀醫生就以爲是天之驕子什麼都可以得到，別忘了醫生的職志是在於救人而不是高樓大廈。」

逸華看文雄不說話，越生氣了：

「唸了醫科就處不慣貧窮了是嗎？哼，是不是還記得一高鳴長向月，善舞不迎人。」

文雄漲紅了臉，怔怔的望著逸華，好久，才緩緩的說：

「我知道這件事對妳來說，你會很生氣的，但我相信妳誤會我了。」

文雄用有點懇求的口氣說：

「聽聽我解釋，好嗎？」

兒時的記憶不斷衝擊著逸華，似有一種遙遠又親密的聲音在低低的呼喚著她，望著眼前這位樸素、誠懇又儀表出衆的男人，真是心緒萬端，逸華不由自主的說：

「你說吧！」

「還記得妳最後一次到鄉下玩，是國小剛畢業吧，以後再也沒見到妳。過了兩年我上了高中。一天，我突然發高燒，像是肝炎，母親急忙把我送到鎮上醫院，很湊巧的，……」文雄深深的望了逸華一眼又說：

「這醫院竟是妳爸爸開的。那天應是禮拜天，當我病情穩定下來躺在診治枱上

休息，忽然，一個很熟悉的影像，拿了一張掛號單進來，竟是妳！當時我錯愕極了，卻由於身體過分虛弱跟對醫院的陌生而緊張的叫不出妳。那次後再也沒見到妳，可是從此後……」

「此後那命運之神卻已開始著手安排了我。」

「從那次以後，不知怎麼地我發覺我很喜歡見到妳，可是，每次到了妳家門口，那門院深深的感覺却總把我擋在門外。」

「在徘徊幾分鐘後，我總是獨自離去了。」

「假日回來，也總會先走向妳家，再轉車回去，我總想會在門口碰到妳，雖然每次都失望的走開了。」

文雄像嘆語般訴說著：

「感情隨我盼望的次數與日加深了，那是從小連綿而來的感情，帶著兩個辮子整日嘻笑的小女孩長成了一位美麗少女的影像，時刻縈繞著我。」

逸華真有點不相信這奇蹟的轉變，楞楞的望著文雄。

「是命運的安排吧！」文雄接著又說到：「在我五年級開始到醫院見習時，妳父親雖蟄居鄉下造福人群，在當時卻是個名醫生，常應聘到醫院作專題演講，由於我成績還不錯，在一次機會的聊天裡，得知我們是同鄉。漸漸的熟了，妳父親也常替我解決功課上的問題。後來妳父親於醫院作一項血液實驗，我成了他的助手，很意外這實驗竟相當成功，妳父親也越來越器重我了。」

那帶有感情的聲音化成宏壯的鐘聲撞擊著逸華的心靈。文雄又說到：「對妳父親的熟絡所產生的敬重，加深

了我對妳的感情。妳知道，妳在我心目中是那麼完美，讓我覺得若我們相對時我將會是一種仰視。我曾一再的審視我自己的感情，因為對妳我不容它存有一絲的虛假。我肯定了，自始自終這感情是誠摯而熱烈的。」

頭一次接受異性感情真誠的傾訴，逸華整個心靈為之感動了，那本由恨由怒的心緒，也慢慢的轉變，那遙遠又隱藏過的情感像火山要暴發前一次次的震撼了。

「由妳父親的言談，知道他對妳這唯一的女兒是多麼關心，更有父兼母愛的感情，妳的婚事成了他希望的寄託。逸華，妳知道嗎？當情感已深是理智所隱藏不住的。無心間，我在妳父親面前流露出了對妳的情感，後來，妳父親也知道了妳我小時候到現在的一段情感歷程。」

「而想不到，妳父親竟極讚成我們的婚事。並鼓勵我畢業後到日本走一趟，回來後繼承他的事業。因知道我家境貧窮，他願負擔我全部學費。」

「爸爸怎不事先告訴我。」逸華嗔嬌的說。

「不是不告訴妳，他要妳回來相親，若妳不同意，他是不會勉強的。逸華，現在妳已知道事情真相，妳，妳……我……。」想不到文雄却也害羞了。

月，似乎更皎潔了，花影扶疏，風清飄香，有心人在此景此情是無不心動的……

倆老在屋內熱烈的談著，像預知天地之心總成就好事，而有情人終成眷屬。門一打開，月光搶先進來報了喜訊。

